後漢書

九



列傳卷第十　范曄　後漢書二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銚期　王霸　祭遵 從弟彤

銚期字次況潁川郟人也長八尺二寸容貌絶異矜嚴有威父猛爲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漢書儀曰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賊曹主盜賊之事從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起兵應郎光武趨駕出百姓聚觀諠呼滿道遮

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趩周禮隸僕掌趩宮中之事鄭衆曰止行清道也若今警蹕說文趩與蹕同衆皆披靡披芳彼反及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行至信都以期為裨將與傅寬呂晏俱屬鄧禹徇傍縣又發房子兵禹以期為能獨拜偏將軍授兵二千人寬晏各數百人還言其狀光武甚善之使期别徇眞定宋子攻拔樂陽稾肥纍樂陽縣名屬常山郡今恒州稾城縣也故城在縣西肥纍故肥子國也漢以為縣故城在今稾城縣西南並屬眞定國纍音力追反從擊王郎將兒宏劉

奉於鉅鹿下兒音五奚反期先登陷陳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攝幘復戰攝猶正也遂大破之王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閒說光武曰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爲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統危殆海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衆以順萬人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趣邪唯天子得稱警趣時銅馬數十萬衆入清陽博平博平縣名屬東郡在今博州縣也期與諸將迎擊

之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殺傷甚多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館陶皆降之從擊青犢赤眉於射犬賊襲期輜重期還擊之手殺傷數十人身被三創而戰方力（力苦戰也）遂破走之光武即位封安成侯（安成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南也）食邑五千戶時檀鄉五樓賊入繁陽內黃（繁陽縣名故城在今相州內黃縣東北內黃故城在西北）又魏郡大姓數反覆而更始將卓京（京或作原）謀欲相率反鄴城帝以期為魏郡太守行

大將軍事期發郡兵擊卓京破之斬首六百餘級京亡入山追斬其將校數十人獲京妻子進擊繁陽內黃復斬數百級郡界清平督盜賊李熊鄴中之豪而熊弟陸謀欲反城迎檀鄉反音翻或以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爲吏儻不若爲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必以在城中爲吏不如爲賊之樂即任將母往就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

陛不勝愧慼自殺以謝期期嗟歎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建武五年行幸魏郡以期爲太中大夫從還洛陽又拜衛尉期重於信義自爲將有所降下未嘗虜掠及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出前書武帝將出必與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曰期門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爲之回輿而還十年卒東觀記曰期疾病使使者

存問加賜醫藥甚厚其母問期當封何子期言受國家恩深常慙負如死不知當何以報國何宜封子也上甚憐之帝親臨襚斂贈以衛尉安成侯印綬謚曰忠侯子丹嗣復封丹弟統爲建平侯建平縣名屬沛郡故城在今亳州酇縣西北一名馬頭城後徙封丹葛陵侯葛陵縣名故城在汝南故鮦陽縣也丹卒子舒嗣舒卒子羽嗣羽卒子蔡嗣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世好文法東觀記曰祖父爲詔獄丞父爲郡決曹掾漢舊儀決曹主罪法事霸亦少爲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其父奇之遣西

學長安漢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充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還休鄉里及光武爲司隸校尉道過潁陽霸請其父願從父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霸從至洛陽及光武爲大司馬以霸爲功曹令史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

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郎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說文曰歋瘉手相笑也歋音弋支反瘉音踰或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霸慚懅而還懅亦慙也音遽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虖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澌音斯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

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度監護度也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今文尚書曰武王度盟津白魚躍入王舟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爲軍正爵關内侯既至信都發兵攻拔邯鄲霸追斬王郎得其璽綬封王鄉侯從平河北常與臧宮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

之傷者躬親以養之光武即位以霸曉兵
愛士可獨任拜為偏將軍并將臧宮傅俊
兵而以宮俊為騎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
波侯富波縣名屬汝南郡在今豫州四年秋帝幸譙使霸與
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
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
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
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為茂建所敗武
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

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
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
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
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
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獘乃
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
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
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
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

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僥一切之勝僥要也一切猶權時也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五年春帝使太中大夫持節拜霸爲討虜將軍六年屯田新安八年屯函

谷關擊滎陽中牟盜賊皆平之九年霸與
吳漢及橫野大將軍王常建義大將軍朱
祐破姦將軍侯進等五萬餘人擊盧芳將
賈覽閔堪於高柳匈奴遣騎助芳漢軍遇
雨戰不利吳漢還洛陽令朱祐屯常山王
常屯涿郡侯進屯漁陽璽書拜霸上谷太
守領屯兵如故捕擊胡虜無拘郡界拘猶限也
明年霸復與吳漢等四將軍六萬人出高
柳擊賈覽詔霸與漁陽太守陳訢將兵爲

諸軍鋒匈奴左南將軍將數千騎救覽霸等連戰於平城下破之追出塞斬首數百級霸及諸將還入鴈門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會攻盧芳將尹由於崞繁畤不剋（崞及繁畤皆縣名屬鴈門郡並今代州縣也有崞山焉崞音郭）十三年增邑戶更封向侯（向縣名屬沛郡左傳曰莒人入向案今密州莒縣南又有向城）是時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飛狐道在今蔚州飛狐縣北通嬀州懷戎縣即古之飛狐口也）堆石布土築起亭障

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頗識邊事數上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水經注曰溫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又東過軍都縣南又東過薊縣北益通以運漕也）以省陸轉輸之勞事皆施行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谷二十餘歲三十年定封淮陵侯（淮陵縣屬臨淮郡）永平二年以病免後數月卒子符嗣徙封軑侯（軑縣屬江夏郡軑音大）符卒子度嗣度尚顯宗女浚儀長公主爲黃門郎度

卒子歆嗣

祭遵字弟孫（祭音側界反）潁川潁陽人也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儉惡衣服喪母負土起墳嘗爲部吏所侵結客殺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憚焉及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光武愛其容儀署爲門下史從征河北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

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貰猶赦也）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尋拜爲偏將軍從平河北以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春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騎都尉王梁臧宮等入箕關（箕關解在鄧禹傳）南擊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東觀記曰柏華聚也）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

卒戰皆自倍遂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新城縣名屬河南郡今伊闕縣也）屯結險隘爲人害詔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柏華餘賊復與滿合遂攻得霍陽聚（有霍陽山故名焉俗謂之張侯城在今汝州西南）遵乃分兵擊破降之明年春張滿飢困城拔生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旣執歎曰讖文誤我乃斬之夷其妻子遵引兵南擊鄧奉弟終於杜衍破之（杜衍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西南）時涿郡

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四年遵與朱祐及建威大將軍耿弇驍騎將軍劉喜俱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厷執豐降說文曰厷臂上也厷音公弘反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諸將皆引還遵受詔留屯良鄉拒彭寵

因遣護軍傅玄襲擊寵將李豪於潞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相拒歲餘數挫其鋒黨與多降者及寵死遵進定其地六年春詔遵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漢忠將軍王常捕虜將軍馬武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尚等從天水伐公孫述續漢書曰上幸廣陽城門設祖道閱過諸將以遵新破漁陽令最在前師次長安時車駕亦至而隗囂不欲漢兵上隴辭說解故解故謂解脫事故以爲辭說帝召諸將議皆曰可且延囂

日月之期益封其將帥以消散之遵曰囂挾姦久矣今若按甲引時則使其詐謀益深而蜀警增備固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爲前行隗囂使其將王元拒隴坻遵進擊破之追至新關及諸將到與囂戰並敗引退下隴乃詔遵軍汧耿弇軍漆征西大將軍馮異軍栒邑大司馬吳漢等還屯長安自是後遵數挫隗囂事已見馮異傳八年秋復從車駕上隴及囂破帝東歸過汧

幸遵營勞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黃門署名前書曰是時名倡皆集黃門武樂執干戚以舞也良猶深也本或作久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卻東觀記曰時遵屯汧詔書曰將軍連年距難衆兵即卻復獨按部功勞爛然兵退無宿戒粮食不豫具今乃調度恐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亦不遺力今送縑千匹以賜吏士九年春卒於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絝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緣或作絲及卒

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東觀記曰上還幸城門閲過喪車瞻望涕泣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大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霍光薨宣帝及上官太后親臨光喪使太中大夫任宣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東觀記曰時下宣帝臨霍將軍儀令公卿讀視以爲故事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博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孔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

分功著録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前書曰蕭何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世無絶嗣（疇等也言功臣死後子孫襲封世世與先人等）丹書鐵券傳於無窮（前書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漢興至此二百餘年言數百者謂以百數之）廢而復興絶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襃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爲

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卓高也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可謂盡禮也故臣下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即隴坻上深取略陽

衆兵既退獨守衛難衛兵衛也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唯遵獨留不却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言不侵擾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誡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論語孔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

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雅歌謂歌雅詩也禮記投壺經曰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矢以柘若棘長二尺八寸無去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爲優劣也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爲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爲宜因遵薨論叙衆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謚法周書之篇周公制焉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帝乃下升章以宗公卿至葬車駕復臨贈

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容車容飾之車象生時也介士甲士也東觀記曰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車軍陳送葬謚曰成侯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若此東觀記曰上數嗟歎衛尉銚期見上感慟對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慙懼也無子國除

兄午官至酒泉太守從弟彤

彤字次孫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煙火而獨在冢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

有志節皆奇而哀之光武初以遵故拜彤爲黄門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以彤爲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奉祠之彤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爲第一遷襄賁令（襄賁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賁音肥）時天下郡國尚未悉平襄賁盜賊白日公行彤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數年襄賁政清璽書勉勵增秩一等賜縑百匹當是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彊盛數入塞殺

略吏人朝廷以爲憂益增緣邊兵郡有數
千人又遣諸將分屯障塞帝以彤爲能建
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至則勵兵馬廣斥
候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
爲士卒鋒數破走之二十一年秋鮮卑萬
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
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
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斬首三千餘級獲
馬數千匹自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

闐塞彤以三虜連和卒爲邊害（卒終也三虜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淵聖御名）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鮮卑名也）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款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效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效即擊匈奴左伊秩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

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肜為人質厚重毅體貌絕衆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初赤山烏桓數犯上谷為邊害詔書設購賞切責州郡不能禁肜乃率勵偏何遣往討之永平元年偏何擊破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肜塞外震讋(音之涉反)肜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野

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為大
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既
嘉其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錢百萬馬三
匹衣被刀劒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
備帝每見彤常歎息以為可屬以重任後
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
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尚書大傳曰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
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
奔走邪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
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門是非禦侮邪

年使彤以大僕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彤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爲涿邪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逗留畏懦下獄免彤性沈毅内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若汝也皆爲文簿而上之）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

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
肜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逢疾狀嗟歎
者良久焉烏桓鮮卑追思肜無已每朝賀
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
人為立祠四時奉祭焉肜既葬子參遂詣
奉車都尉竇固從軍擊車師有功稍遷遼
東太守永元中鮮卑入郡界參坐沮敗下
獄死肜子孫多為邊吏者皆有名稱
論曰祭肜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

苴之倫不能過也條侯周亞夫也爲將軍軍於細柳文帝幸其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此眞將軍也穰苴齊人田穰苴也齊景公使爲將軍使莊賈往穰苴與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至賈後至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士皆振慄且臨守偏海政移獷俗獷音古猛反又音久永反徼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徼人謂徼外人偏何等也符驗也爲偏何請還自効以驗內屬之信數級謂偏何斬匈奴送首級受賞賜至乃卧鼓邊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三十年爲一世言承化久也論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而一眚之故以致感憤眚過也左傳曰不以一眚掩大德眚音所景反惜

哉畏法之敝也畏法猶嚴法也

贊曰期啓燕門霸冰虖河祭遵好禮臨戎

雅歌彤抗遼左邉廷懷和

後漢列傳卷第十

列傳卷第十一　范曄　後漢書二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任光 子隗

李忠　萬脩

邳彤　劉植

耿純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也少忠厚爲鄉里所愛初爲鄉嗇夫郡縣吏續漢志曰三老游徼郡所署也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漢兵至

宛軍人見光冠服鮮明令解衣將殺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光因率黨與從賜為安集掾拜偏將軍與世祖破王尋王邑更始至洛陽以光為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獨不肯遂與都尉李忠令萬脩（信都令也）功曹阮況五官掾郭唐等（續漢志曰五官掾掌署諸曹事）同心固守廷掾持王郎檄（東觀記扶柳縣廷掾）詣府白光光斬之於市以徇百姓發精兵四千人城守

更始二年春世祖自薊還狼狽不知所向傳聞信都獨為漢拒邯鄲即馳赴之光等孤城獨守恐不能全（獨守無援故恐之）聞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即時開門與李忠萬脩率官屬迎謁世祖入傳舍謂光曰伯卿今埶力虛弱欲俱入城頭子路力子都兵中何如邪光曰不可世祖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恣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世祖從

之拜光爲左大將軍封武成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力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世祖遂與光等投暮入堂陽界投至也堂陽今冀州縣也使騎各持炬火彌滿澤中光炎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即降旬日之間兵衆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迺遣光歸郡城頭子路

者東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與肥城劉詡起兵盧城頭（盧縣名屬太山郡今濟州縣）故號其兵爲城頭子路曾自稱都從事詡稱校三老寇掠河濟閒衆至二十餘萬更始立曾遣使降拜曾東萊郡太守（今萊州）詡濟南太守皆行大將軍事是歲曾爲其將所殺衆推詡爲主更始封詡助國侯令罷兵歸本郡力子都者東海人也起兵鄉里鈔擊徐兖界衆有六七萬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

爲其部曲所殺餘黨復相聚與諸賊會於檀鄉（今兗州瑕丘縣東北有檀鄉）因號爲檀鄉檀鄉渠帥董次仲始起茌平（茌平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博州聊城縣東茌音仕疑反）遂渡河入魏郡清河與五校合衆十餘萬建武元年世祖入洛陽遣大司馬吳漢等擊檀鄉明年春大破降之是歲更封光阿陵侯（阿陵縣名屬涿郡也）食邑萬戶五年徵詣京師奉朝請其冬卒子隗嗣後阮況爲南陽太守郭唐至河南尹皆有能名

隗字仲和少好黃老清靜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賑卹宗族收養孤寡顯宗聞之擢奉朝請遷羽林左監續漢志曰羽林有左右監一人各六百石主左右羽林騎虎賁中郎將又遷長水校尉肅宗即位雅相敬愛數稱其行以為將作大匠前書曰將作少府秦官也景帝更名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謁者兼之至隗迺置真焉建初五年遷太僕八年代竇固為光祿勳所歷皆有稱章和元年拜司空隗義行內修不求名譽而

以沉正見重於世和帝即位大將軍竇憲秉權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慴時憲擊匈奴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持重謂守正也執議不移回邪也隱避也）語在袁安傳永元四年薨子屯嗣帝追思隗忠擢屯為步兵校尉徙封西陽矦（西陽縣名屬山陽郡也）屯卒子勝嗣（東觀漢記曰勝字作騰）勝卒子世嗣徙封北鄉矦（北鄉縣名屬齊郡）

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黃今萊州縣也故城在縣東南）父爲高密都尉（臣賢案東觀記續漢書並云中尉又郡國志高密侯百官志皇子封每國傅相各一人中尉一人比二千石職如郡都尉主盜賊高密非郡爲都字者誤）忠元始中以父任爲郎署中數十人而忠獨以好禮修整稱王莽時爲新博屬長（王莽改信都國曰新博都尉曰屬長也）郡中咸敬信之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即拜忠都尉官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以爲右大將軍封武固侯時世祖自解所佩綬以帶忠（東觀記曰上初至不脫衣帶衣服垢薄使忠解瀚長襦忠更作

新袍絝解支小單衣襪而上之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苦陘縣名屬中山國章帝改曰漢昌自此已後隨代改之今定州唐昌縣是也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馬色黑而青曰驪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

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
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謂忠曰
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
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
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命誠不敢內
顧宗親世祖廼使任光將兵救信都光兵
於道散降王郎無功而還會更始遣將攻
破信都忠家屬得全世祖因使忠還行太
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鄲者誅殺數百人

及任光歸郡忠廼還復都尉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中水縣屬涿郡前書音義曰此縣在兩河之間故曰中水故城在今瀛州樂壽縣西北食邑三千戶其年徵拜五官中郎將從平龐萌董憲等六年遷丹陽太守是時海內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懷降附其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校亦學也禮記曰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六十者坐五

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悌之行立鄭玄注曰春秋以禮會民於州序也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著音直略反十四年三公奏課為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東觀記曰病溼痺免徵詣京師十九年卒子威嗣威卒子純嗣永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除東觀記曰永平二年坐純母禮殺威弟季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純琴亭侯純卒子廣嗣

萬脩字君游扶風茂陵人也更始時為信

都令與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爲偏將軍封造義侯及破邯鄲拜右將軍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槐里侯與揚化將軍堅鐔俱擊南陽未尅而病卒于軍子普嗣徙封泫氏侯（泫氏縣名屬上黨郡西有泫谷水故以爲名今澤州高平縣也泫音工玄反）普卒子親嗣徙封扶柳侯（扶柳縣名故城在今冀州信都縣西）親卒無子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脩曾孫豐爲曲平亭侯豐卒子熾嗣永建元年熾卒無子國除延熹二年

桓帝紹封脩玄孫恭爲門德亭侯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父吉爲遼西太守彤初爲王莽和成卒正東觀記曰王莽分鉅鹿爲和成郡居下曲陽以彤爲卒正也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陽彤舉城降復以爲太守留止數日世祖北至薊會王郎兵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從薊還失軍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精騎二千餘匹緣路迎世祖軍彤尋

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上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埶驅集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郡之兵揚響應之

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為後大將軍和成太守如故使將兵居前比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郎彤使張萬尹綏先曉譬吏民世祖

夜至即開門出迎引兵擊破白奢賊於中山自此常從戰攻信都復反為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及拔邯鄲封武義侯建武元年更封靈壽侯靈壽縣名故城在今恒州靈壽縣西北

行大司空事帝入洛陽拜彤太常月餘日轉少府是年免復爲左曹侍中前書曰侍中有左右曹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常從征伐六年就國彤卒子湯嗣九年徙封樂陵侯樂陵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也十九年湯卒子某嗣史闕名也無子國除元初元年鄧太后紹封彤孫音爲平亭侯音卒子柴嗣初張萬尹綏與彤俱迎世祖皆拜偏將軍亦從征伐萬封重平侯綏封平臺侯重平縣名屬勃海郡故城在今安德縣西北臣賢案平臺縣屬常山郡諸本多云平壹者誤也

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著以理隱難昭（幾者事之先見者也）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迺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爲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論語曰魯定公謂孔子之言）斯近之矣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與弟喜從兄歆（東觀記曰喜作嘉字共仲歆字細君也）率宗族賓客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聞世祖從薊還迺

開門迎世祖以植爲驍騎將軍喜歆偏將軍皆爲列侯時眞定王劉揚起兵以附王郎衆十餘萬世祖遣植說揚揚迺降世祖因留眞定納郭后后即揚之甥也故以此結之迺與揚及諸將置酒郭氏漆里舍漆園鄉郭后所居之里名也揚擊筑爲歡因得進兵拔邯鄲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植爲昌城侯討密縣賊戰歿子向嗣帝使喜代將植營復爲驍騎將軍封觀津侯觀津縣名故城在今德州蓨縣西北喜

卒復以歆爲驍騎將軍封浮陽侯浮陽縣名屬勃海郡在浮水之陽今滄州清池縣也喜歆從征伐皆傳國于後向徙封東武陽侯東武陽縣屬東郡在武水之陽故城在今魏州華陽南卒子述嗣永平十五年坐與楚王英謀反國除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父艾爲王莽濟平尹莽改定陶國曰濟平也純學於長安因除爲納言士王莽法古置納言之官即尚書也每官皆置士故曰納言士也王莽敗更始立使舞陰王李軼降諸郡國純父艾降還爲濟南太守時李軼兄弟用事專制方

面賓客游説者甚衆純連求謁不得通久之廼得見因説軼曰大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遭遇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奮迅拔起期月之閒兄弟稱王拔猶卒也拔音步末反期音朞而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寵禄暴興此智者之所忌也前書陳嬰母謂嬰曰暴得富貴者不祥也故云智者之所忌也兢兢自危猶懼不終而況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乎公羊傳曰力沛然若有餘何休注曰沛有餘優饒貌軼奇之且以其鉅鹿大姓廼承制拜爲騎都尉授以節令

安集趙魏會世祖度河至邯鄲純即謁見世祖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它將同遂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世祖北至中山留純邯鄲會王郎反東觀記曰王郎舉尊號欲收純純持節與從吏夜遁出城駐節道中詔取行者車馬得數十騎歸宋子與從兄訢宿植俱詣上所在盧奴言王郎所反之狀世祖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續漢書曰皆衣縑襜褕絳衣也老病者皆載木自隨奉迎於育左傳曰又如是而嫁將就木焉木謂棺也老病者恐死故載以從軍育縣名故城在冀州拜純

爲前將軍封耿鄉侯酈元注水經曰郎水北有耿鄉光武封耿純爲侯國俗謂之宜安城其故城在今恒州槀城縣西南也訢宿植皆偏將軍使與純居前降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是時郡國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心廼使訢宿歸燒其廬舍世祖問純故對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以聚人者也黃石公記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純引之徒以恩德懷之是故士衆樂附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

命老弱在行猶恐宗人賔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絶其反顧之望世祖歎息及至鄗世祖止傳舍鄗大姓蘇公反城開門内王郎將李惲純先覺知將兵逆與惲戰大破斬之從平邯鄲又破銅馬時赤眉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衆並在射犬世祖引兵將擊之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矢下如雨也士多死傷純勒部曲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

持彊弩各傳三矢使銜枚間行傳著也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馳騎白世祖世祖明旦與諸將俱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威德幸而獲全世祖曰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軍營進退無常卿宗族不可悉居軍中迺以純族人耿伋爲蒲吾長蒲吾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恒州靈壽縣南悉令將親屬居焉世祖即位封純高陽侯擊劉永於濟陰下定陶初純從攻

王郎墯馬折肩時疾發逕還詣懷宮懷河內縣名有離宮焉帝問卿兄弟誰可使者純舉從弟植於是使植將純營純猶以前將軍從眞定王劉揚復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癭揚爲主漢以火德故云赤也光武於高祖九代孫故云九揚病癭欲以惑衆與綿曼賊交通綿曼縣名屬眞定國故城在今恒州石邑縣西北俗音訛謂之人文故城也建武二年春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揚揚閉城門不內副等乃復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所過並使勞慰

王矦密勑純曰劉揚若見因而收之純從吏士百餘騎與副隆會元氏俱至眞定止傳舍揚稱病不謁以純眞定宗室之出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也遣使與純書欲相見純報曰奉使見王矦牧守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出傳舍時揚弟林邑矦讓及從兄細東觀記續漢書細並作紺各擁兵萬餘人揚自恃衆强而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詣之兄弟並將輕兵在門外揚入見純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

迺閉閤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眞定震怖無敢動者帝憐揚讓謀未發並封其子復故國純還京師因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爵爲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效帝笑曰卿既治武復欲修文邪迺拜純爲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清寧四年詔純將兵擊更始東平大守范荆荆降進擊太山濟南及平原賊

皆平之居東郡四歲時發干長有罪純案奏圍守之奏未下長自殺純坐免以列侯奉朝請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云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冑為軍吏耳治郡迺能見思若是乎六年定封為東光侯東光今滄州縣也續漢書曰六年上令諸侯就國純上書自陳前在東郡案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今國屬涿誠不自安制書報曰侯前奉公行法朱英久吏曉知義理何時當以公事相見非然受堯舜之罰者不能愛己也已更擇國土令侯無介然之憂乃更封純為東光侯也純辭就國帝曰文帝謂

周勃丞相吾所重君爲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也純受詔而去至鄴賜穀萬斛到國弔死問病民愛敬之八年東郡濟陰盜賊羣起遣大司空李通橫野大將軍王常擊之帝以純威信著於衛地東郡舊衛地也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爲東郡太守吏民悅服十三年卒官謚曰成侯子阜嗣植後爲輔威將

軍封武邑矦武邑縣名屬信都今冀州縣也宿至代郡太守封遂鄉矦訢爲赤眉將軍封著武矦從鄧禹西征戰死雲陽凡宗族封列矦者四人關内矦者三人爲二千石者九人阜從封莒鄉矦永平十四年坐同族耿歆與楚人顔忠辭語相連國除建初二年肅宗追思純功紹封阜子盱爲高亭矦盱卒無嗣帝復封盱弟騰續漢書云封騰高亭矦也卒子忠嗣忠卒孫緒嗣

贊曰任邳識幾嚴城解扉解猶開也委佗還旅二守焉依委音於危反佗音移行貌也旅衆也還旅謂自薊而還也二守謂任光爲信都太守邳彤爲和戎太守也左傳曰平王東遷晉鄭焉依言光武失軍而南還依任邳以成功純植義發奉兵佐威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一

列傳卷第十二　范曄　後漢書二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朱祐　景丹

王梁　杜茂

馬成　劉隆

傅俊　堅鐔

馬武

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也東觀記曰祐作福避安帝諱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復陽縣名屬南陽郡往來舂陵

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伯升拜大司徒以祐爲護軍前書曰護軍都尉秦官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也及世祖爲大司馬討河北復以祐爲護軍常見親幸舍止於中祐侍讌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日角解在光武紀也世祖曰召刺姦收護軍王莽置左右刺姦使督姦猾祐乃不敢復言從征河北常力戰陷陣續漢書曰祐至南䜌爲賊所傷上親候視之以爲偏將軍封安陽侯世祖即位拜爲建義大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堵陽侯堵陽縣名屬南陽郡故城

今唐州方城縣堵音者冬與諸將擊鄧奉於淯陽祐軍敗爲奉所獲明年奉破乃肉袒因祐降帝復祐位而厚加慰賜遣擊新野隨皆平之隨縣名屬南陽郡也故城今隨州隨縣延岑自敗於穰遂與秦豐將張成合祐率征虜將軍祭遵與戰於東陽大破之東陽聚名在南陽臨陣斬成延岑敗走歸豐祐收得印綬九十七東觀記曰收得所盜茂陵武帝廟衣印綬進擊黃郵降之賜祐黃金三十斤四年率破姦將軍侯進輔威將軍耿植代征南大

將軍岑彭圍秦豐於黎丘破其將張康於蔡陽斬之帝自至黎丘使御史中丞李由持璽書招豐豐出惡言不肯降車駕引還勑祐方略祐盡力攻之明年夏城中窮困豐乃將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祐轞車傳豐送洛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祐廢詔受降違將帥之任帝不加罪祐還與騎都尉臧宮會擊延岑餘黨陰酇筑陽三縣賊悉平之祐為人質直尚儒學將兵率衆多

受降以克定城邑爲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以此怨之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行唐今恒州縣也）十三年增邑定封鬲侯（鬲縣名屬平原郡）食邑七千三百戶（東觀記曰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十五年朝京師上大將軍印綬因留奉朝請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爲公帝即施行又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後遂從其議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

不時相勞苦而失外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東觀記曰上在長安時嘗與祐共買蜜合藥上追念之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乎其親厚如此二十四年卒子商嗣商卒子演嗣永元十四年坐從兄伯爲外孫陰皇后巫蠱事免爲庶人和帝陰后吳房侯陰綱女也爲巫蠱事廢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演子沖爲鬲侯

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也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四科東觀記曰王莽時舉有德行能言語通政事明文學之士丹以

言語爲固德侯相有幹事稱遷朔調連率副貳朔調上谷也副貳屬令也更始立遣使者徇上谷丹與連率耿況降復爲上谷長史王郎起丹與況共謀拒之況使丹與子弇及寇恂等將兵南歸世祖世祖引見丹等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王郎將帥數云欲發二郡兵以拒光武時光武聊應然之猶今兩軍遙相戲弄也何意二郡良爲吾來東觀記曰上在廣阿聞外有大兵自來登城勒兵在西門樓上問何等兵丹等對言上谷漁陽兵上曰爲誰來乎對曰爲劉公即請丹入人人勞勉恩意甚備方與士

大夫共此功名耳拜丹爲偏將軍號奉義侯從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䜌兒音五兮反郎兵迎戰漢軍退卻續漢書曰南䜌賊迎擊上營得上鼓車輜重數乘也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傷者從橫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邪遂從征河北世祖即位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衆咸不悅詔舉可爲大司馬者東觀記曰載讖文曰孫咸征狄也羣臣所推唯吳漢及丹帝曰景將軍北

州大將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大策之勳（謂發漁陽兵也）又誅苗幽州謝尚書其功大（苗曾謝躬）舊制驃騎將軍官與大司馬相兼也（前書武帝置大司馬號大將軍驃騎將軍也）乃以吳漢為大司馬而拜丹為驃騎大將軍建武二年定封丹櫟陽侯帝謂丹曰令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前書武帝謂朱買臣之詞）丹頓首謝秋與吳漢建威大將軍耿弇建義大將軍朱祐執

金吾賈復偏將軍馮異強弩將軍陳俊左曹王常騎都尉臧宫等從擊破五校於蕭陽聚名也解見光武紀降其衆五萬人會陝賊蘇況攻破弘農生獲郡守丹時病東觀記曰丹從上至懷病瘧見上在前瘧發寒慄上笑曰聞壯士不病瘧今漢大將軍反病瘧邪使小黃門扶起賜醫藥還歸洛陽病遂加帝以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將軍威重臥以鎮之足矣丹不敢辭乃力疾拜命將營到郡續漢書曰將營兵西到弘農也十餘日薨子尚嗣徙封余

吾侯余吾縣名屬上黨故城在今潞州屯留縣西北尚卒子苞嗣苞卒子臨嗣無子國絶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苞弟遽為監亭侯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為郡吏太守彭寵以梁守狐奴令與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偏將軍既拔邯鄲賜爵關内侯從平河北拜野王令與河内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關朱鮪等不敢出兵世祖以為梁功及即位議選大司

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衞作玄武玄武北方之神龜蛇合體帝以野王衞之所徙史記曰衞元君自濮陽徙於野王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拜梁爲大司空封武強侯建武二年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詔勑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乃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以爲

中郎將行執金吾事北守箕關擊赤眉別校降之三年春轉擊五校追至信都趙國破之悉平諸屯聚冬遣使者持節拜梁前將軍四年春擊肥城文陽拔之肥城縣名屬太山郡故城在今濟州平陰縣東南文音汶故城在今兖州泗水縣西進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擊佼彊蘇茂於楚沛閒拔大梁齧桑前書音義曰齧桑縣名或曰城名史記張儀與齊楚會戰齧桑而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亦分道並進歲餘悉平之五年從救桃城破龐萌等梁戰尤力拜山

陽太守鎮撫新附將兵如故數月徵入代歐陽歙為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慙懼上書乞骸骨乃下詔曰梁前將兵征伐衆人稱賢故擢典京師建議開渠為人興利旅力既愆迄無成功旅衆也愆過也言衆力已過而功不成百姓怨讟談者讙譁讟謗雖蒙寬宥猶執謙退君子成人之美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其以梁為濟南太守十三年增邑定封封

阜成矦（阜成屬渤海今冀州縣）十四年卒官子禹嗣禹卒子堅石嗣堅石追坐父禹及弟平與楚王英謀反弃市國除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也初歸光武於河北爲中堅將軍常從征伐世祖即位拜大將軍封樂鄉矦（樂鄉屬信都國）北擊五校於眞定進降廣平建武二年更封苦陘矦與中郎將王梁擊五校賊於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保降其持節大將三十餘人（續漢書曰降其

渠帥大將軍杜猛持節光祿大夫董敦等三郡清靜道路流通明年遣使持節拜茂爲驃騎大將軍擊沛郡拔芒芒縣名也郡國志曰後名臨睢屬沛國時西防復反迎佼彊五年春茂率捕虜將軍馬武進攻西防數月拔之彊奔董憲東方既平七年詔茂引兵北屯田晉陽廣武以備胡寇廣武縣名屬太原郡九年與鴈門太守郭涼擊盧芳將尹由於繁時繁時縣名今代州縣也芳將賈覽率胡騎萬餘救之茂戰軍敗引入樓煩城樓煩縣名屬鴈門郡故城在今代州崞縣東北

崞音郭

時盧芳據高柳與匈奴連兵數寇邊民帝患之十二年遣謁者段忠將衆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修烽火又發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士幷賜邊民冠蓋相望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先是鴈門人賈丹霍匡解勝等爲尹由所略由以爲將帥與共守平城丹等聞芳敗遂共殺由詣郭涼涼上狀皆封爲列侯詔送委輸金帛賜茂涼軍吏及平城降民自是盧

芳城邑稍稍來降涼誅其豪右郇氏之屬鎮撫羸弱旬月閒鴈門且平芳遂亡入匈奴帝擢涼子爲中郎宿衞左右涼字公文右北平人也身長八尺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略尤曉邊事有名北方初幽州牧朱浮辟爲兵曹掾擊彭寵有功封廣武侯十三年增茂邑更封脩侯（脩縣名屬信都國也）十五年坐斷兵馬稟縑（斷猶割截也）使軍吏殺人免官削戶邑定封參蘧鄉侯十九年卒

子元嗣永平十四年坐與東平王等謀反減死一等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茂孫奉爲安樂亭侯

馬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也少爲縣吏世祖徇潁川以成爲安集掾調守郟令（郟縣名今汝州縣也）及世祖討河北成即棄官步負追及於滿陽以成爲期門從征伐世祖即位再遷護軍都尉建武四年拜揚武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隆振威將軍宋登射聲校尉王賞

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時
帝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遣之應劭風俗通曰謹案禮傳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游舟車所至足跡所逮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祖祖也　進圍憲於
舒令諸軍各深溝高壘憲數挑戰成堅壁
不出守之歲餘至六年春城中食盡乃攻
之遂屠舒斬李憲追擊其黨與盡平江淮
地七年夏封平舒侯平舒屬代郡　八年從征破
隗囂以成爲天水太守將軍如故冬徵還
京師九年代來歙守中郎將率武威將軍

劉尚等破河池遂平武都（河池縣一名仇池屬武都郡今鳳州縣也）明年大司空李通罷以成行大司空事居府如眞數月復拜揚武將軍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并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營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西河今勝州富昌縣也渭橋本名橫橋在今咸陽縣東南）河上至安邑（前書曰河上地名故秦內史高帝二年改爲河上郡武帝分爲左馮翊）太原至井陘（太原今并州也井陘今屬常山郡常山今恒州縣也）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

以成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南單于保塞北方無事拜爲中山太守上將軍印綬領屯兵如故二十四年南擊武谿蠻賊無功（武溪水在今辰州盧溪縣西）上太守印綬二十七年定封全椒侯（全椒縣名今滁州縣也）就國三十二年卒子衛嗣衛卒子香嗣徙封棘陵侯香卒子豐嗣豐卒子玄嗣玄卒子邑嗣邑卒子醜嗣桓帝時以罪失國延熹二年帝復封成玄孫昌爲益陽亭

侯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隆父禮與安衆侯崇起兵誅莽事泄隆以年未七歲故得免及壯學於長安更始拜為騎都尉謁歸謁請也謂請假歸也迎妻子置洛陽聞世祖在河內即追及於射犬以為騎都尉與馮異共拒朱鮪李軼等軼遂殺隆妻子建武二年封亢父侯亢父縣名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兖州任城縣南四年拜誅虜將軍討李憲憲平遣隆

屯田武當武當今均州縣也十一年守南郡太守歲餘上將軍印綬十三年增邑更封貢陵侯是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抵欺也帝怒時

顯宗爲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勑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明年隆坐徵下獄其疇輩十餘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爲庶人明年復封爲扶樂鄉侯以中郎將副伏波將軍馬援擊交阯蠻夷徵

側等隆別於禁谿口破之（交阯郡麊泠縣有金溪穴相傳音訛謂之禁溪則徵側等所敗處也其地今峯州新昌縣也麊音糜泠音零）獲其帥徵貳（徵側之妹）斬首千餘級降者二萬餘人還更封大國為長平侯（長平縣屬汝南郡）及大司馬吳漢薨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隆奉法自守視事八歲上將軍印綬罷賜養牛上樽酒十斛（前書音義曰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樽稷米一斗為中樽粟米一斗為下樽也）以列侯奉朝請三十年定封慎侯（慎縣名屬汝南郡也）

中元二年卒謚曰靖侯子安嗣

傅俊字子衛潁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俊以縣亭長迎軍拜為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滅之從破王尋等東觀記曰傅俊從上迎擊王尋等於陽關漢兵反走還汝水上上以手飲水澡盥鬚眉塵垢謂俊曰今日罷倦甚諸卿寧憊邪以為偏將軍別擊京密破之遣歸潁川收葬家屬及世祖討河北俊與賓客十餘人北追及於邯鄲上謁世祖世祖使將潁川兵常從征伐世祖即位以俊為侍中建武二年封昆陽侯三年拜俊積弩將軍與征南大將軍

岑彭擊破秦豐因將兵徇江東揚州悉定七年卒謚曰威侯子昌嗣徙封蕪湖侯蕪湖縣名屬丹陽郡建初中遭母憂因上書以國貧不願之封乞錢五十萬爲關內侯肅宗怒貶爲關內侯音不賜錢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昌子鐵爲高置亭侯

堅鐔字子伋東觀記伋作皮潁川襄城人也爲郡縣吏世祖討河北或薦鐔者因得召見以其吏能署主簿又拜偏將軍從平河北別擊

破大搶於盧奴世祖即位拜鐔揚化將軍封濦強矦濦強縣名屬汝南郡濦音於靳反與諸將攻洛陽而朱鮪別將守東城者為反閒私約鐔晨開上東門上東門洛陽故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鐔與建義大將軍朱祐乘朝而入與鮪大戰武庫下洛陽記曰建始殿東有太倉倉東有武庫藏兵之所殺傷甚眾至旦食乃罷朱鮪由是遂降又別擊內黃平之建武二年與右將軍萬脩徇南陽諸縣而堵鄉人董訢反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驎鐔乃引軍赴

宛選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而入鐔遂棄城走還堵鄉鄧奉反新野攻破吴漢時萬脩病卒鐔獨孤絶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鐔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急輒先當矢石石謂發石以投人也墨子曰備城者積石百枚重十鈞已上者身被三創以此能全其衆及帝征南陽擊破訢奉以鐔爲左曹常從征伐六年定封合肥侯二十六年卒子鴻嗣鴻卒子浮嗣浮卒子雅嗣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也少時避讎客居江夏王莽末竟陵西陽三老起兵於郡界武往從之後入綠林中遂與漢軍合更始立以武爲侍郎與世祖破王尋等拜爲振威將軍與尚書令謝躬共攻王郎及世祖拔邯鄲請躬及武等置酒高會因欲以圖躬不剋既罷獨與武登叢臺故趙王臺也在今洺州邯鄲城中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曰駑怯無方略世祖

曰將軍久將習兵豈與我掾史同哉武由是歸心及謝躬誅死武馳至射犬降世祖見之甚悅引置左右每勞饗諸將武輒起斟酌於前世祖以為歡復使將其部曲至鄴武叩頭辭以不願世祖愈美其意因從擊羣賊世祖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慎水武獨殿還陷陣故賊不得迫及殿鎮後也音丁殿反言兵敗而鎮其後也進至安定次小廣陽即廣平亭也在今幽州范陽縣西南以有廣陽國故謂此亭為小廣陽也武常為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

而隨之故遂破賊窮追至平谷浚靡而還平谷縣名屬漁陽郡浚靡縣名屬右北平郡靡音縻世祖即位以武爲侍中騎都尉封山都侯建武四年與虎牙將軍蓋延等討劉永武別擊濟陰下成武楚丘拜捕虜將軍明年龐萌反攻挑城武先與戰破之會車駕至萌遂敗走六年夏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下隴囂追急武選精騎還爲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囂兵乃退諸軍得還

長安十三年增邑更封鄃侯鄃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平原縣西南鄃音俞將兵北屯下曲陽備匈奴坐殺軍吏受詔將妻子就國武徑詣洛陽上將軍印綬削戶五百定封爲楊虛侯因留奉朝請帝後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甞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脩整何爲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

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爲人嗜酒闊達敢言（闊達大度也敢言謂果敢於言無所隱也）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回曲也曲法以容也）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二十五年武以中郎將將兵擊武陵蠻夷還上印綬顯宗初西羌

寇隴右覆軍殺將朝廷患之復拜武捕虜將軍以中郎將王豐副與監軍使者竇固右輔都尉陳訢將烏桓黎陽營三輔募士光武置黎陽營見鄧訓傳涼州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萬人擊之到金城浩亹與羌戰浩亹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南浩音誥亹音門斬首六百級又戰於洛都谷爲羌所敗湟水一名洛都水西自吐谷渾界入在今鄯州湟水縣死者千餘人羌乃率衆引出塞武復追擊到東西邯大破之酈元水經注曰邯川城左右有水自北出南經邯亭注于河蓋以此

水分流謂之東西邯也在今鄜州化陰縣東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武振旅還京師增邑七百戶并前千八百戶永平四年卒子檀嗣坐兄伯濟與楚王英黨顏忠謀反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武孫震爲滲亭侯滲音胡巧反又力彫反震卒子側嗣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風雲已具聖公傳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易通

卦驗曰黃佐命鄭玄注云黃者火之子佐命張良是也已上皆華嶠之辭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王謂周也霸謂齊桓晉文公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史記曰管仲隰朋修齊國之政齊人皆悅事之管子曰管仲寢疾桓公問之若不可諱政將安移之對曰隰朋可國語云文公使趙衰爲卿辭曰先軫有謀臣不若也乃使先軫佐下軍公曰趙衰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

起屈起猶勃起也音其勿反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灌嬰睢陽販繒者樊噲沛人以屠狗爲事皆從高祖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樊噲封爲舞陽侯灌嬰爲丞相封爲潁陰侯阿倚也衡平也言天下依倚而取平也故埶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埶位過則君臣相疑侔等也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蕭何爲丞相爲人請上林中空地上大怒乃下廷尉械繫之燕王盧綰反樊噲以相國擊燕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帝大怒使陳平即軍中斬噲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韓信封爲淮陰侯人上書告信反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彭越爲梁王呂后令其舍人告越謀反遂夷宗族刑法志曰夷三族者梟其首葅其骨肉彭越韓信皆受此誅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

輔五世莫非公侯自高祖至于孝武凡五代也其中宰輔皆以公侯勳貴爲之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縉赤色也紳帶也或作搢搢插也謂插笏於帶也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世及謂父子相繼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爲禮抱關謂守門者前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爲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矯正也違失也枉曲也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鄧禹爲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好時侯食邑二縣奉朝請賈復封膠東侯凡食

六縣以列侯加特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論語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人免而無恥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格正也若以上法繩正功臣則於其有害也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橈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參任謂兼動賢而任之則羣臣之心各有覬望故難塞也若遵高祖並用功臣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勝否猶可否即就也權謂平其輕重故高秩厚禮允荅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

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賈復傳曰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遂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也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前書曰上望見諸將往往偶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耳相聚謀反也見高紀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郭伋傳曰光武以伋爲并州牧帝引見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也帝深納其言鄭興又戒功臣專任鄭興傳曰興徵爲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夫崇恩偏授易

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肰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扵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弟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矦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矦馬成

大司馬廣平矦吳漢

河南尹阜成矦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蘧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脩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銚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楊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愼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贊曰帝績思乂庸功是存庸勳也言將與帝績則念勳功之日也

有來羣后捷我戎軒捷勝也謂寇鄧之徒翼佐王烈戎車所至皆克捷也

婉孌龍姿儷景同𩙪婉孌猶親愛也龍姿謂光武也儷齊也偶也言諸將齊景𩙪飛而舉大功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二

列傳卷第十三　范曄　後漢書二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竇融　弟子固　曾孫憲　玄孫章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侯（章武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魯縣也）融高祖父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融早孤王莽居攝中爲強弩將軍司馬（強弩將軍即莽明義侯王俊）東擊翟義還攻槐里（槐里趙明霍鴻等起兵以應翟義王邑等破義還合軍擊明鴻等滅之融時隨其軍也見前書）以軍功

封建武男東觀記續漢書並云寧武男女弟爲大司空王邑小妻家長安中出入貴戚連結閭里豪傑以任俠爲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內修行義王莽末青徐賊起太師王匡匡王舜之子請融爲助軍與共東征及漢兵起融復從王邑敗於昆陽下歸長驅入關王邑薦融拜爲波水將軍前書音義曰波水在長安南賜黃金千斤引兵至新豐莽敗融以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以爲校尉甚重之薦融爲鉅鹿太守

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爲張掖太守從祖父爲護羌校尉從弟亦爲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漢邊郡皆置屬國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遺留也可以保全不畏絕滅兄弟皆然之融於是日往守萌守猶求也辭讓鉅鹿圖出河西圖謀也萌爲言更始乃得爲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

即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輯和也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前書音義曰庫姓即倉庫吏後也今羌中有姓庫音舍云承鈞之後也張掖都尉史苞三輔決錄注苞字叔文茂陵人也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並州郡英俊融皆與爲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斗峻絕也前書曰成山斗入海不同心勠力勠并力也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

率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
動議既定而各謙讓咸以融世任河西為
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
事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並
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即解印
綬去於是以梁統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
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彤為敦煌太
守庫鈞為金城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
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而

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赴敵不失期契也）每輒破之其後匈奴懲乂（懲創也說文云乂亦懲也）稀復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飢者歸之不絕融等遙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

使辯士張玄游說河西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無及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項羽謂高祖曰願與沛公決雌雄當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前書音義曰以利合爲從以威埶相脅曰横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佗姓趙眞定人也陳勝起佗行南海尉遂王有南越故曰尉佗也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左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爲御龍氏春秋時晉卿士會即其後也士會

奔秦後歸晉其處者爲劉氏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魏遷大梁都於豐號豐公即太上皇父也故曰漢承堯運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謂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前書成帝時谷永上書曰陛下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哀帝時夏賀良言赤精子讖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劉歆以哀帝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冀應符命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爲天子遂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眞汝主也皆

近事暴著暴露也著見也智者所共見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彊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使遣融書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制

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
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
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
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
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
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
舉足左右便有輕重猶蒯通曰與楚即楚勝與漢即漢捷以此
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
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

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文輔之以霸天下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蒯通說韓信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故召公即令行南國尉事地理志曰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南海日南皆越之分也此為七郡也效致也流俗本作教者誤也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

既至河西咸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之情融即復遣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濫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底裏皆露言無臧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

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弃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目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産弟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絶馳還遣司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皆作虎字帝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甚備慰藉解見隗囂傳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曰伏惟將軍

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謂漢遭王莽篡奪也守節不回回邪也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囂子恂之字也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悁之閒悁恚也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言違背光武也委成功造難就委弃也去從義爲横謀去從背山東也爲横通西蜀也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言隗囂執政事者貪有其功而立此逆謀也融竊

痛之當今西州地埶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淮南子曰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數千里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然猶復迷惑矣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文伯盧芳也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負亦恃也易輕也恃公孫述而輕光武也易音以豉反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言危衆也弃子徼功於義何如言違義也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稽首

拜天子禮也禮君南嚮荅陽之義臣北面荅君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弃之謂留子何留子謂見在之子對伯春故曰留也自兵起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宋王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庸人且猶不忍

況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左傳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憂人大過以德取怨詩曰不以我爲德反以我爲讎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景帝子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一宗故曰五宗言景帝以竇氏所生而致子孫衆多也魏其侯列傳竇嬰太后從兄子也封魏其侯魏其縣屬琅邪郡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出生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曰

出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梁孝王景帝弟也亦竇太后所生梁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景帝未立太子酒酣帝從容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帝何以得傳梁王帝遂止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長君竇太后兄也少君太后弟廣國之字也絳灌等以兩人所出微爲擇師傅長者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以富貴驕人見前書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施延也音羊豉反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

發矇說文曰曠明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前書揚雄曰乃今日發矇廓然光照矣非忠孝慤誠孰能如此說文曰慤謹也慤或作愨也豈其德薄者所能剋堪顛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閒離之說亂惑眞心轉相解措相解說而結措以成其姦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偽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融被詔即

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初更始時先零羌
封何諸種殺金城太守居其郡隗囂使使
賂遺封何與共結盟欲發其衆融等因軍
出進擊封何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得牛馬
羊萬頭穀數萬斛因並河揚威武並音蒲浪反
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
信効著明益嘉之詔右扶風修理融父墳
塋祠以太牢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梁
統乃使人刺殺張玄遂與囂絶皆解所假

將軍印綬七年夏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人而去郡（東觀記曰曾弟嬰報怨殺屬國候王胤等曾慙而去郡）融承制拜曾為武鋒將軍更以辛彤代之秋隗囂發兵寇安定帝將自西征之先戒融期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姑臧縣名屬武威郡今涼州縣也西河舊事曰涼州城昔匈奴故蓋臧城後人音訛名姑臧也）被詔罷歸融恐大兵遂久不出乃上書曰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衆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

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桀遂復附從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突門守城之門墨子曰城百步爲一突門也）臣融孤弱介在其閒（杜預注左傳云介猶閒也）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囂埶排迮（排迮謂蹙迫也）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讎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

帝深美之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

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小月氏西域胡國名）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高平今原州縣郡國志云高平有第一城）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猶言儀注）是時軍旅代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先問禮儀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以殊禮拜弟友爲奉車都尉從弟士太中大夫遂共進軍嚻衆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詔以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四縣

並屬廬江郡安豐今壽州縣也故城在今霍山縣西北安風本漢六安國及陽泉故城並在今安豐縣南杜預注左傳曰蓼在安豐蓼音了

封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顯親縣故城在今秦州成紀縣東南也

遂以次封諸將帥武鋒將軍竺曾爲助義侯武威太守梁統爲成義侯張掖太守史苞爲褒義侯金城太守厙鈞爲輔義侯酒泉太守辛彤爲扶義侯封爵旣畢乘輿東歸悉遣融等西還所鎮融以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

右手耳韓信亡蕭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高祖聞之如失左右手耳見前書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爲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毎召會進見容貌

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金遷安上之曾孫安上日磾弟倫之子遷哀帝時爲尚書令見前書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埶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閒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它

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日者猶往日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令相見宜論它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明年加位特進二十三年代陰興行衛尉事特進如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弟友為城門校尉兄弟並典禁兵融復乞骸骨說苑曰晏子任東阿乞骸骨以避賢者之路輒賜錢帛太官致珍奇及友卒帝愍融年衰

遣中常侍中謁者即其臥內強進酒食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代友為城門校尉穆子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沘陽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宗即位以融從兄子林為護羌校尉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一公大司空也兩侯安豐顯親也四二千石衛尉城門校尉護羌校尉中郎將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弟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永平二年林以罪誅事在西羌傳帝由是

數下詔切責融戒以竇嬰田蚡禍敗之事田蚡武帝王皇后異父弟也爲丞相會竇嬰之罪使至誅戮事見前書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歲餘聽上衛尉印綬賜養牛上樽酒融在宿衛十餘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事以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因以女妻之五年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竇爲郎吏者皆

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穆等西至函谷關有詔悉復追還會融卒時年七十八謚曰戴侯賻送甚厚帝以穆不能修尚不能修整自高尚也而擁富貴居大弟常令謁者一人監護其家居數年謁者奏穆父子自失埶數出怨望語帝令將家屬歸本郡唯勳以沘陽主壻留京師穆坐賂遺小吏郡捕繫與子宣俱死平陵獄勳亦死洛陽獄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洛陽家舍十

四年封勲弟嘉爲安豐矦食邑二千戸奉融後和帝初爲少府及勲子大將軍憲被誅免就國嘉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會宗嗣萬全弟子武別有傳

論曰竇融始以豪俠爲名拔起風塵之中（拔音步末反拔卒也亦音彭八反義兩通）以投天隙（投會天之間隙）遂蟬蜕王矦之尊（說文曰蟬蜕所解皮也言去微至貴也蜕音税）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徼功趣埶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

智也言融之心實欲去權貴以帝不納故常恂恂恭順似若不得已然者也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固字孟孫少以尚公主爲黄門侍郎續漢書曰給事黄門侍郎六百石好覽書傳喜兵法貴顯用事中元元年襲父友封顯親侯顯宗即位遷中郎將監羽林士續漢志曰宣帝命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後坐從兄穆有罪廢于家十餘年時天下乂安帝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以固

明習邊事固舊隨融在河西曉知邊事也十五年冬拜爲奉車都尉續漢志曰比二千石掌御乘輿以騎都尉耿忠爲副忠弇子也謁者僕射耿秉爲駙馬都尉秦彭爲副皆置從事司馬並出屯涼州明年固與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案湟水東經臨羌縣故城北又東盧溪水注之水出西南盧川即其地也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居延塞居延塞在今甘州張掖縣東北又太僕祭肜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北地西河羌

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高闕山名在朔方北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即祁連山也今在西州交河縣東北今名祁羅漫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蒲類海今名婆悉海在今庭州蒲昌縣東南也留吏士屯伊吾盧城伊吾今伊州縣也本匈奴地明帝置宜禾都尉以為屯田故地今伊州納職縣伊吾故小城地是耿秉秦彭絕漠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匈奴中山名來苗文穆

至匈奴河水上虜皆奔走無所獲祭彤吳棠坐不至涿邪山免為庶人時諸將唯固有功加位特進明年復出玉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都尉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專將兵者並有符傳擬合之取信今去符皆受固之節度固遂破白山降車師事已具耿秉傳固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信東觀記曰羌胡見客炙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流指閒進之於固固輒為啗不穢賤之是以愛之如父母也肅宗即位以公主修勑慈愛累世崇重加號長公主增邑三千戶徵固代魏

應爲大鴻臚帝以其曉習邊事每被訪及建初三年追録前功增邑一千三百户七年代馬防爲光禄勳明年復代馬防爲衛尉固久歴大位甚見尊貴賞賜租禄貲累巨億而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章和二年卒謚曰文侯子彪至射聲校尉先固卒無子國除

憲字伯度父勳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爲皇后拜憲爲郎稍遷侍中虎賁中

郎將弟篤爲黃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恃宮掖聲埶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沁水公主明帝女）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陰喝猶噎塞也陰音於禁反喝音一介反或作嗚音烏故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愈猶差也趙高解見靈帝紀）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

人更相糾察〔以陰鄧皆外戚恐其踰侈故使更相糾察也博陰興之子〕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爲言〔切切猶勤勤也〕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弃憲如孤雛腐鼠耳〔鳥子生而啄者曰雛〕憲大震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幹主也或曰古管字也〕出宣誥命肅宗遺詔以篤爲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並中常侍於是兄弟

皆在親要之地憲以前太尉鄧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委隨猶順從也）故尊崇之以爲太傅令百官總己以聽其所施爲輒外令彪奏内白太后事無不從又屯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自守故上書薦之令授經禁中所以内外協附莫生疑異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睚音語解反眦音仕懈反廣雅睚裂也或謂裂眦瞋目貌史記曰范睢睚眦之怨必報）初永平時謁者韓紆當考劾父勲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

首祭勳豪齊殤王子都鄉侯暢齊殤王名石伯升孫章之子來弔國憂章帝崩也暢素行邪僻與步兵校尉鄧疊親屬數往來京師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被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屯兵宿衛之所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

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依準也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見續漢志也）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漢有南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掌臨五營見續漢志）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漢官儀曰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騎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又曰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及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師子其名也）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屯屠河單于名也）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鄧禹少子）及緣邊義

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稒陽塞稒陽在五原郡稒音固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呼衍其號因以爲姓匈奴貴種也今呼延姓是其後須訾名也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比鞮海匈奴中海名也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橐音託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

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寅敬亮信也尚書曰二公弘化寅亮天地登升也翼輔也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孔安國注尚書曰麓録也納之使大録萬機也周頌曰惟清緝熙鄭玄注云光明也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左傳曰小有述職大有巡功又曰出曰理兵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鷹揚如鷹之飛揚也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螭山神獸形也史記曰如熊如羆如豺如離徐廣曰

離與蠵同該備也詩云整我六師以脩我戎 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羌矦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暨及也元戎兵車也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輕武言疾也長轂兵車 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輜車也軿雲言多也 勒以八陣莅以威神兵法有八陣圖 玄甲燿日朱旗絳天玄甲鐵甲也前書曰發屬國之玄甲也 遂陵高闕下鷄鹿經磧鹵絕大漠沙土曰漠直度曰絕 斬温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温禺尸逐皆匈奴王號也周禮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鍔刃也 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

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蹦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四校四面之校横徂横行也星流彗埽言疾也安侯水名冒頓單于頭曼子也區落謂東滅東胡西走月氏南取樓煩悉收秦所奪匈奴地冒頓子稽粥號老上單于匈奴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令皆焚蕩之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高帝被冒頓單于圍於平城七日孝文帝時匈奴寇邊殺太守帝欲自征太后不許拓開也天聲雷霆之聲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恢大也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楊雄曰以爲不一勞

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上猶至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鑠美也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勦凶虐兮截海外勦絕截整齊也詩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夐其邈兮亘地界夐邈皆遠也亘竟也封神丘兮建隆嵑神丘即燕然山也方者謂之碑員者謂之碣嵑亦碣也協韻音其例反熙帝載兮振萬世熙廣也載事也書曰奮庸熙帝之載憲乃班師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汜諷所到輒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

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保國安人之福言依附漢家自保護其國也宣帝時呼韓邪單于款塞朝于甘泉宫請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也單于喜悅即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温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詔使中郎將持

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賜策許焉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續漢志太尉長史千石掾屬二十四人令史及御屬二十二人也憲威權震朝庭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振旅還京師於是大開倉府勞賜士吏其所將諸郡二千石子弟從征者悉除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衛也是時篤爲衛尉景環

皆侍中奉車駙馬都尉四家競修第宅窮極工匠明年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讓不受舅氏舊典並蒙爵土西漢故事帝舅皆封侯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篤鄾侯景汝陽侯瓌夏陽侯各六千戶憲獨不受封遂將兵出鎮涼州以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爲副北單于以漢還侍弟復遣車諧儲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上遣大將軍中護軍班固行

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爲南
匈奴所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憲
以北虜微弱遂欲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
耿夔司馬任尚趙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
微山大破之克獲甚衆北單于逃走不知
所在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
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
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
門尚書僕射郅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

殺壽鄧惲子由是朝臣震慴望風承旨而篤進位特進得舉吏漢法三公得舉吏見禮依三公景爲執金吾瓌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雖俱驕縱而景爲尤甚奴客緹騎依倚形埶侵陵小人漢官儀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言奴客及緹騎並爲縱橫也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有司畏懦莫敢舉奏太后聞之使謁者策免景官以特進就朝位瓌少好經書節約自修出爲魏郡遷潁川太守

竇氏父子兄弟並居列位充滿朝廷叔父霸爲城門校尉霸弟襃將作大匠襃弟嘉少府其爲侍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憲既負重勞陵肆滋甚四年封鄧疊爲穰侯疊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太后居長樂宮故有少府秩二千石）皆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衆定議誅之以憲在外慮其

懼禍爲亂忍而未發會憲及鄧疊班師還
京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賜軍吏各有
差憲等既至帝乃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
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磊璜
舉皆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僕射收
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憲及篤景
瓌皆遣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
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
殺宗族賔客以憲爲官者皆免歸本郡瓌

以素自修不被逼迫明年坐稟假貧人稟給也假貸貧人非侯家之法故坐焉徙封羅侯不得臣吏人羅縣屬長沙郡在今岳州湘陰縣東北初竇后之譖梁氏憲等豫有謀焉永元十年梁棠兄弟棠及兄雍雍弟翟並梁竦子也從九眞還路由長沙逼瓌令自殺後和熹鄧后臨朝永初二年詔諸竇前歸本郡者與安豐侯萬全俱還京師萬全少子章

論曰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太半矣而猾虜未之勝後世猶

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邪賞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鞮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以降其實也降損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論語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幄之間非復搜揚仄陋選舉而登也二三子謂衛霍及憲也皆緣椒房幃幄之恩耳當青病奴僕之時衛青本平陽公主家童所生相者見之曰貴人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

生無咎罵足矣安得封侯哉竇將軍念咎之日謂太后閉之南宮欲誅之日也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吳志諸葛瑾曰失旦之鷄復思一鳴也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琬琰美玉也楚詞曰懷琬琰以爲心支計也亦何可計言其多也

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融集與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見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永初中三輔遭羌寇章避難東

國家於外黃（外黃縣屬陳留郡城在今汴州雍丘縣東）居貧蓬戶蔬食（莊子原憲編蓬爲戶論語顔回飯蔬食也）躬勤孝養然講讀不輟太僕鄧康（鄧珍之子禹之孫）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老子爲守藏史復爲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記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爲仙府幽經祕錄並皆在焉）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順帝初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入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爲貴人擢章爲羽林郎將（續漢志曰羽林

郎秩二百石無員常宿衞侍從也遷屯騎校尉章謙虛下士收進時輩甚得名譽是時梁竇並貴各有賔客多交搆其閒章推忠待之故得免於患貴人早卒帝追思之無已詔史官樹碑頌德章自爲之辭貴人歿後帝禮待之無衰永和五年遷少府漢安二年轉大鴻臚建康元年梁后稱制章自免卒于家中子唐有俊才官至虎賁中郎將

贊曰悃悃安豐亦稱才雄楚詞曰悃悃款款也王逸注曰志純

一也亦猶實也提挈河右奉圖歸忠奉圖者謂既奉外戚圖乃歸於漢也孟孫明邊伐北開西叶韻音先憲實空漠遠兵金山聽笳龍庭鏤石燕然笳胡樂也老子作之雖則折鼎王靈以宣鼎三足三公象折足者言其不勝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三